

愛 蓮 說

什麼樣的愛，讓你有勇氣面對生命的最終；
什麼樣的愛，讓你以笑容掩蓋身上的苦痛，
你的身上插滿了管子，但你的心上卻沒有。

在如淤泥的人生裡，清蓮綻放其中，
呼吸著生命的甜美，吐露著感恩的喜悅。

你說，生命不在長度而在厚度，
你說，相約再回人間再來慈濟，
身影、話語，點滴盡在心蓮裡。

他們在心蓮病房最後的話語





心蓮故事一 第一個記錄主角賴順生

這張照片是護理長在幫病人賴順生做靈氣治療時，所拍下來的照片。做完靈氣之後，順生舒舒服服地睡著了。

二十五歲的順生還在就讀研究所，到了癌症無法進一步做治療之後，他選擇來到心蓮病房。順生是一位思考型的人，他說自己一邊當病人，也一邊當志。而他做志工的方法，就是和別人分享對生命的體會。他最有名的一句話是：「雖然我得到四個癌症，但我卻看到上天對我的關愛。」

這句令人不解的話，反應了順生得癌六、七年來所經歷的思考歷程。因



為病苦讓他從思考生命，到體驗生命，進而獲得智慧的果實。他說：這麼多的志工來關懷他，他體會到一股愛的力量，也去除對死亡的恐懼。

在這短短一個月的時間，雖然身體的症狀讓他很不舒服，但順生更領悟到許多智慧果實，分享時他說自己明白到什麼是捨得、放下、感恩……。他說即使自己只有二十五歲的生命，但是「我不遺憾」。

心蓮病房記錄了順生分享的影像，後來製作成第一部紀錄片。這部簡短的影片，不僅留下了順生智慧的話語，更感動了許許多多的人。

心蓮故事二 阿錦邊看邊作筆記

病人的紀錄片不僅在生命教育的課程中，讓健康的人具體瞭解到，原來不可避免的臨終，不是一場「悲劇」，而是一個開啓生命智慧的旅程。心蓮病房也將紀錄片，運用到對病人的諮商當中。這張照片是一位三十七歲的病友阿錦，正在看病人寶翎「乘願再來」的紀錄片，並且認真地寫筆記。

寶翎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她自問：「當我的生命到了盡頭時，到底我要去哪裡？」



帶著這樣的困惑心情來到慈濟醫院後，上人的一句「快去快回，再來做慈濟的小菩薩」，讓寶翎有了最後的依歸。寶翎立下乘願再來的心願之後，她說：「我的生命不只是四十六歲，我有更多的生命。」最後兩天她穿著藍天白雲的志工服，平靜地往生。

寶翎求慧命的話語，讓許多的病人和家屬對生命有了另一個層次的思考。阿錦一邊看影片，一邊寫筆記。他問旁邊的師姊什麼是「慧命」？做「慈濟小菩薩」是什麼意思？寶翎的話語，似乎也正開啓別人的心靈旅程。

心蓮故事三 慈濟醫院的影展

慈濟醫院辦影展了！影展的名稱是「微笑走過人生」，我們挑選了五部臨終病人的紀錄片，在花蓮風光明媚、具有人文氣息的松園別館來播放。

不僅播放影片，我們也請到生命教育專家、導演、陪伴志工，還有參與影片製作的人，來講評每一部影片。雖然不是假日，將近一百個座位，依舊擠滿了花蓮社區的民眾，也讓我們瞭解到社會大眾對生命議題的關心。

幾部病人的影片，描述病人在面對自己有限的生命時，內心所受到的

衝擊、成長和改變。更令人動容的是，影片中的病人都很年輕，當他們娓娓道出自己如何從重病中獲得智慧，並對生命有新的理解時，他們的影像和話語，往往在健康人心中烙下很深刻的印象。另外，我們也選了一部小朋友幫即將過世的爺爺念佛的影片，小朋友天真的佛號聲，不僅給了爺爺最大的祝福，更改變了一般人對臨終的印象。

病人告訴我們，罹患癌症，面對臨終，並不是生命的結束，而是開啓心靈的另一個旅程。在影展暗黃的燈光中，看到觀眾們閃爍的淚光，也感受到大家對生命的悸動。

微笑走過人生

主辦單位：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
指導單位： 花蓮縣教育局
影展時間：
 第一場次，九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星期四 晚上19：30—21：30
 第二場次，九十四年六月二十四日，星期五 晚上19：30—21：30
影展地點： 松園別館
參加對象： 對生死學、生命教育有興趣之社會民眾
報名費： 現場繳交，150元/人。全程參與者可獲得教師研習時數證明四小時。

第一場次影片：6月23日

【阿喜班班】
 【小朋友助念】
 【走出臨終智慧之路】

研討主題：

1. 如何透過臨終病人的故事，對社會大眾做生命教育。
2. 如何和小朋友談論死亡。
3. 對青少年的生命教育。

第二場次影片：6月24日

【乘願再來】
 【主擁你入懷】

研討主題：

1. 宗教信仰對病人的重要性。
2. 女性如何由重病和臨終。
3. 神職人員在臨終陪伴的角色。
4. 臨終陪伴和心靈成長。

【影評及專家討論人(依姓氏筆劃順序)】

石世時心醫師	慈濟醫院安區醫學社
楊心怡女士	陪伴志工、門診室生命關懷課
曹淑如女士	陪伴志工、慈濟宗教與文化研究所學生
羅於華老師	資深陪護師、慈濟醫院護士
黃炳輝醫師	台中安樂區安寧護理主任醫師
曾廣榮教授	慈濟大學社會服務與發展中心主任
謝麗雲教授	慈濟大學醫務文化諮詢師輔導
鄭淑娟師	前慈濟大學總務處處長
鄭世強醫師	慈濟醫院安寧科主任
謝美華師姐	慈濟基金會志工
謝麗心師姐	
謝麗萍師姐	資深紀錄片導演

臨終生命系列影展





幫病人拍攝紀錄片

文／石世明 花蓮慈濟醫院家醫科臨床心理師

如果有拍下來就好了

在三年前，有一對很恩愛的夫妻住進心蓮病房。病人李先生是一位美術老師，既有藝術天分，又是運動健將。他從肺癌發病到往生，一共只有四十天的時間，最後十天他們來到心蓮病房。癌症讓他們對信仰有更深刻的體驗，太太說他們對周圍的人事物都發出好的心念，自然就有善的「慈」場會環繞在他們身邊。李先生每天睡覺前，都和太太一起感恩他們身邊的每一個人。

末期的症狀讓李先生非常地喘，他只能夠以二十度的斜角，傾躺在床上，藉助著氧氣供應，費力地呼吸。但是他的意識還非常清醒，儘管是這麼樣的不舒服，李先生和太太經常一起念佛。在李先生往生前一天的下午，他幾乎是像在溺水的情況下，用氣音一字一句，鏗鏘堅定地唸出阿彌陀佛。圍在病床邊的每個人，莫不受到李先生的帶動，而虔誠念佛。莊嚴的佛號聲，迴盪在整個病房裡，彷彿讓人感受到金光滿室的感覺。

李先生離開後，有天李太太回到病房看我們，我們在討論起這令人動容的一幕時，李太太說：「如果當時能夠把它

拍下來就好了！我先生一定很高興，他讓人家知道，原來一個人可以這麼莊嚴而平靜地往生。」

菩薩幫的忙

李太太的一番話對我產生很大的衝擊，也讓我開始嚴肅地思考替病人拍攝影像這件事情的意義。心理師的工作是陪伴病人和家屬共同面對疾病做調適，讓帶著重病生命依舊感受到生命的美好，甚至因病而對生命有更多體驗，那麼我如何能夠將心理工作和影像結合起來呢？

當有了這樣的心願之後，似乎冥冥之中菩薩就安排了許多的力量來幫忙我們。首先悅師父從別人那裡借給我們一台攝影機，後來王主任也很支持地挪了一台電腦給我們使用，接下來竟然有幾位對影像比較熱衷志工就出現了，我們東拼西湊地加買了影像卡、大硬碟，以便將影像轉錄到電腦中，再燒錄成VCD光碟片。我們又拜託資深的影視志工來指導我們……應該沒有很久的時間，不知不覺當中，拍攝所需的一切就這樣設置了起來。

很奇妙地，後來就有幾位病人主動



願意接受拍攝，他們想要留一些影像給家人做紀念。我們拍攝的第一個病人是二十五歲的賴順生。他從十八歲開始，一共罹患四個癌症。順生對生命思考很多，也書寫過很多的文字，是一個很有內涵的病人。當時，我們的拍攝技術很笨拙，使用的是會晃動的三角架，且連一隻錄音的麥克風也沒有。雖然如此，我們還是勉強地幫順生充滿智慧的話語

給記錄下來，並且剪接成一部八分鐘的簡單紀錄片。

用發抖的手拍攝

在病房有方便的攝影機可以用來記錄之後，很快地我就發現更多心理師可以做的事。有時候，病人對死亡已經做好心理準備，他會有很多的話想說或想要交代，但是在一旁摯愛太太因為不捨，也不敢聽，這時候我們就幫病人把內心的話錄影起來。也有照顧的先生，想要跟步入重病的太太懺悔，但太太當時還不願接受，這時候我們幫先生錄一段內心的告白，再找機會給病人看。

曾經有位病人，以為來心蓮病房到一條恐怖的不歸路，接受安寧照顧之後，他發現在以前病房大家的「傳說」都是錯誤的，更後悔自己太晚來，讓他白受了很多的苦。後來我發現這個病人經常不在病床上，詢問之後才知道，原來他常去以前的病房要病友來心蓮病房接受醫療，還說自己在幫忙「拉客」。於是我就請他錄下自己內心轉折的歷程，這樣就可以讓其他人看。

我記憶最深刻的是病人「阿昌班長」，罹患口腔癌的他，在生命最後幾乎有一半的臉頰都被癌細胞所侵蝕了，打開包紮的傷口，可以清楚地看見喉嚨，腐肉，還有跳動的血管。一天早上，他拿著鏡子對著窗外，他的眼神堅定而安定，不知道有多久的時間，他靜靜地凝視著鏡子裡，那個只剩下半個臉的自己。他手比畫著要我將這樣的影像紀錄下來，當時我受到相當大的震撼，幾乎是用發抖的手把這樣的影像紀錄下來，我還記得當時阿昌後面的背景是窗外的濛濛細雨。

原來，我還有路可以走

受到震撼之後，我問自己：「為什麼這麼逼近生命的珍貴影像，只有被我看到。我應該怎麼辦？」後來內心有一股清楚地聲音告訴我，應該要將它傳播出去，讓更多人領受到這份來自生命底層的能量。

去年，當三十五歲罹患淋巴癌的病人金浩得知自己只剩下三到六個月的生命時，他感到萬般迷惘。這時候護理長要我去看他，他對自己的將來感到迷惘，不知道路在哪裡。第一次和他會談四十分鐘之後，我問他要不要看病人的紀錄片。金浩答應之後，我就將賴順生「走出臨終智慧之路」的紀錄片拿給他看。在片中，順生敘述他所領悟到的智慧果

實，疾病讓他明白什麼是捨得、放下、感恩……

金浩看到一半時，他睜大了眼睛，嘴裡露出了微笑，彷彿他看到自己的未來路。看到金浩他笑了，在一旁的我卻哭了。原來幫病人製作記錄片的意義就在這裡。

影像不只是記錄 更是一份愛的能量

有影像製作概念的人一定知道，做一部紀錄片要花很多的時間和心力。這一路走下來，雖然我們很認真地為病人做影像紀錄，也製作了不少可以看的紀錄影片，但是我們更清楚地瞭解到：「沒有一部紀錄片是我們做的」。

這些記錄影像的成果，並不是我們人的意志或是人的作為，所能夠達到的。這個成果是來自於一股更大的力量，是這股力量的安排使得臨終的生命影像能夠被看見。這股更大的力量就是「愛」的力量，是它讓切近生死的生命，能夠散發出能量；是它讓臨終的生命，得已訴說接近生命實相所開啓的大智慧。

我們都只不過是傳遞這份宇宙間愛的能量的媒介。我們只能說「感恩」。